

# 历史悠久的花灯文化

●靳小倡

花灯,又名“彩灯”,是我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产物,兼具生活功能与艺术特色。“春到人间人似玉,灯烧月下月如银。”元宵节,家家灯笼高高挂,户户观灯赏灯,全国各地灯会争奇斗艳,灯山灯海,蔚为壮观,诗人有“火树银花满街舞,箫鼓喧阗到天明”之咏。元宵节是中国传统的灯节,每到这时,各式各样的花灯高悬街头、公园等场所,让人们目不暇接,赞叹不已。

据载,汉武帝时期,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于皇宫设坛祭祀,彻夜举行,此为花灯的起源。元宵节点灯的开端。花灯源于汉代,盛行于唐代,到了宋代,已遍及民间。我国古代花灯的制作十分讲究,品类繁多。

隋炀帝时期,元宵节期间赏灯活动通宵达旦,赏灯逐渐发展为元宵节的重要活动。盛唐时期,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富裕,为礼俗、娱乐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唐都长安和西周、两汉时期一样,例行宵禁,唯独元宵节期间可以看灯。元宵节俗活动规模年胜一年,花灯更是大放异彩,盛极一时,活动规模相当浩大,观灯人潮万头攒动,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贩夫走卒,无不外出赏灯,出现了高达八十尺,点燃后百里皆亮,光明夺月色的“百丈灯树”;还有广达二十间,高达一百五十尺,悬挂着珠玉、金银穗,描绘着龙凤虎豹,极尽绚丽和韵致的“灯楼”。花灯不仅花样翻新、品种繁多,而且在灯光下有乐舞百戏。成千上万的花灯

女及民间少女在明亮的灯火下边歌边舞,这些歌舞有的叫“行歌”,有的叫“踏歌”。在这灯火璀璨、载歌载舞的元宵节,文人献上歌词,吟诗作赋,倍添雅兴。

两宋时期,花灯文化因得到皇室的大力倡导而愈加发扬光大,宋朝成为花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阶段。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时更为华丽奇巧,品类繁多,有五色琉璃灯、白玉灯、走马灯、沙戏灯、珠子灯、人物满堂灯等多种花灯,更有兼具山林形胜的鳌山,也称“灯山”。为了元宵节观花灯,人们从前冬至就开始了庞大的灯山制作,在灯山上,彩绘的多是神仙故事。点燃后,万灯齐明,锦绣交辉。到了元宵节,月光如水,灯海深处锣鼓声声,鞭炮齐鸣。花灯上鸟飞花放,龙腾鱼跃,各种人物舞姿翩翩,人山人海,乐声嘈杂十余里,形成了红火热闹的盛大场面。

元宵观灯风俗,历来元时期而不衰。明代的灯节,仍然可以与唐宋两朝相媲美。

清代的元宵节依旧热闹,只是悬挂花灯的时间有所减少,一般为五天,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到十七日结束。花灯由纱绢、玻璃制作而成,上绘古今故事。冰灯是清代特殊的花灯品类。这些冰灯,结冰为器,华而不侈,朴而不俗,极具观赏性。这时,民间娱乐活动增添了大量内容,元宵节期间,人们不仅舞狮子、舞龙灯,还扭秧歌、踩高跷、跑旱船、打

腰鼓……每日社火活动不断,锣鼓喧天。《孝义县志》(清·雍正版)记载:“元宵,张灯结彩,庭插松柏,门列炉火,光焰腾灼,箫鼓喧阗,男女夜游,自十四日至十六日止,凡村镇作九曲黄河灯。”

民国时期,灯节的传统习俗一直沿袭下来,只是灯期缩短为三天,正月十四日为试灯,十五日为正灯,十六日为残灯。如今,城乡依然欢度元宵,就这样,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,元宵灯节历经变迁,延续至今,盛行不衰。

元宵节观花灯的习俗,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,全国各地的花灯种类繁多,灯式不一,各有流行。

花灯是用多种技法、多种工艺、多种装饰技巧、多种材料制作而成的艺术品。众多精巧玲珑的花灯,可分为两大类:一是琳琅满目的静态观赏性花灯,如苏灯、太湖灯、扬州瓜灯、佛山柚皮灯、官灯等,巧夺天工,美不胜收。花灯通常分为吊灯、壁灯、提灯等,是用竹木、绛绢、明珠、玉佩、丝穗、羽毛、贝壳等材料,经彩扎、裱糊、编结、刺绣、雕刻,再配以剪纸、书画、诗词等装饰制作而成的工艺品,也是我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品。二是千姿百态的动态表演性花灯,如狮子灯、龙灯、走马灯、鲤鱼灯、蚌壳灯等。龙灯,是我国民间灯饰之一,流行于我国的很多地方。龙灯,前有龙首,中间节数不等,但一般为单

数,每节下面有一根棍子以便撑举。每节之内燃蜡烛的就称为“龙灯”,不燃蜡烛的称为“布龙”。这种龙形花灯,以大而长独树一帜,除龙头逼真外,还把五彩缤纷的小彩灯成对配置在龙头、龙身、龙尾上,夜晚,大小彩灯一齐点燃,十分壮观。现代龙灯又分双龙、摆龙、火龙等。

宫灯,是驰名世界的手工艺花灯艺术品。最初,宫灯因为多由皇宫和官府制作、使用,故有此名。宫灯的制作十分复杂,主要用雕木、雕竹、镂空做骨架,然后镶上纱绢、玻璃或牛角片,上面彩绘山水、花鸟、鱼虫、人物等各种吉祥喜庆的题材。上品宫灯还嵌有翠玉或白玉。宫灯的造型十分丰富,有四方、六方、八角、圆珠、花篮、双鱼、葫芦、套环等许多品种,尤以六方宫灯为代表。后来,宫灯逐渐向实用方向发展,出现了各种吊灯、壁灯等。



▲本报记者 张启民 摄

## 漫谈元宵节

●苏鸿儒

正月十五,北方的雪尚未融化,便迎来了元宵节。这,是过年的终曲,也是今年第一个圆月之夜,是个该庆祝的日子!

相传,元宵节始于汉武帝在位时期,相关的民俗甚多,东方朔与元宵姑娘的故事最具代表。东方朔是汉武帝的爱臣,一天,他见一个叫元宵的宫女在梅林里,因为无法回家尽孝而想跳井,于是,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,让她放弃跳井。

第二天时,东方朔摆摊占卜,他向那些来求卜的人说:“正月十五日,天帝会派下一名仙女焚烧长安。”并给他们红帖,让他们上交给皇上解决此事。皇上收到红帖后让东方朔想办法,东方朔说天帝喜欢汤圆,应在正月十五日让百姓和增长做汤圆的宫女元宵制作汤圆,并由陛下亲自供奉火神真君。家家户户点灯放爆竹,使长安看起来像被火烧一样来,误导天帝。皇上听后便同意了,正月十五日,元宵如愿见到了自己的亲人。此后,正月十五日,便以宫女的名字命名为元宵节。

元宵节是个重要日子,大家整理好仪容,孩子们又穿上过年买的新衣服,未等天亮,脸上便有了灿烂的笑容,大人们一清早便上街买做汤圆的食材,亦或是直接买现成的。一时

间街上车水马龙,八百里之内人声鼎沸,孩子们都早早拿出鞭炮出门燃放,那些怕冷不爱出门的孩子,在家里也点上几个小吡花。白天没有人闲着,商铺的老板早早挂起灯笼来,还会往里边点上蜡烛,街里就率先热闹起来了。

元宵节之夜热闹程度不比春节差,一碗汤圆在手,各家有的买的,有的则亲自包。枣泥的、肉馅的、豆沙的、黑芝麻的,总之是少不了那一碗汤圆的,一颗下肚,便心生暖意。

吃了汤圆,月夜未至便有不少人在黄昏下约着准备观灯。元宵节又称灯节,自然与灯脱不了干系。街道上张灯结彩,无论是新店还是老店,总要在店门前挂上几簇灯笼的。纸灯、玻璃灯、纱灯……种类不计其数,各式形状与颜色都有,街上人山人海,跟办喜事一样热闹。小孩们消停不下来,大人们也不愿早早就睡,便都聚在彩色灯笼下欢庆。灯笼之下,花灯如昼,明月相照,人们阖家欢乐,团团团圆,这是一年难得的热闹,是春日前的盛典。无人不珍惜这一天,待燕子归来,待春暖花开,小孩子上学,大人们上班,大家各操旧业。

这也是人们最后的休闲时间,元宵敲响了新一年奋斗的钟,人们在灯火下迎接新的一年,这的确是个热闹非凡的好日子。



▲侯杰 摄



▲本报记者 张启民 摄

## 鼓震通辽 秧舞元宵

●牛敬

3月3日,元宵佳节,通辽大地欢乐祥和,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团圆,感受浓浓节日氛围。千名秧歌舞表演者在通辽市街头踏鼓而行,彩袖翻飞,从英歌舞的刚劲到彩扇秧歌的灵动,从舞龙舞狮的欢腾到大头娃娃的憨态,一幅幅鲜活画面,勾勒出北疆民俗与时代精神交融的元宵盛景。

这是地域文化与民族风情的深度交响。画面中,英歌舞队的脸谱服饰色彩浓烈,黑红金的配色碰撞出草原文化的豪迈,舞者手持道具腾挪跳跃,既有东北秧歌的奔放洒脱,又融入科尔沁文化的厚重底蕴;另一侧彩扇秧歌队的黄粉渐变服饰轻盈飘逸,绿绸翻飞间尽显柔美,刚与柔的碰撞、传统与创新的融合,让每一支秧歌队伍都成为地域文化的

鲜活载体。代表队的盛装亮相,既保留了秧歌“扭、摆、走、跳”的核心精髓,又将蒙古族刺绣、安代舞等民族元素融入舞步,让这场展演成为北疆民俗文化的“流动博物馆”。

通辽秧歌巡游现场,一个大头娃娃人偶成为镜头里最鲜活的焦点。身着蓝格布衣、系着红黄绿彩饰的它,微微俯身、伸手相邀,憨态可掬的神态,与路旁未消的残雪、远处列队的秧歌队伍、街边观看的人群相映成趣,为这场北疆民俗盛宴,添上了一抹温暖又灵动的节日注脚。

这尊大头娃娃,是民俗文化的鲜活符号。作为秧歌表演中经典的“趣演”角色,大头娃娃承载着民间艺术的幽默与温情。它夸张的脸谱眉眼弯弯,带着质朴的笑意,没有精致的戏服雕琢,却以最直白的可爱,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。在通辽秧歌队的巡游队列里,它不是主角,却以最具亲

和力的姿态,成为了民俗文化的传播者,每一个舒展的动作,都传递着民间艺术的乐天与热忱,让街头巷尾的观众,瞬间触碰到秧歌文化最本真的烟火气。

它更是节日温情的具象表达。清晨的通辽,残雪未融,寒意未散,但大头娃娃的明艳色彩、欢快姿态,却让街头的氛围瞬间升温。它伸手相邀的动作,像是在向过往的行人、观赛的市民传递着元宵的祝福,也像是在呼应着周围锣鼓喧天的秧歌节奏。一旁孩童的驻足、远处人群的喧闹,与它的憨态形成呼应,勾勒出一幅“人、戏、景”相融的温情画面。这不是刻意的舞台表演,而是民俗巡游中最自然的温情瞬间,让元宵的喜悦,从锣鼓声里,舞步间,落到了每一个观者的心头。

更难得的是,这尊大头娃娃,见证着文化传承的代际传递。在它身后,是整装待发的秧歌队伍;

在它身旁,是好奇围观的孩童。民间艺术的魅力,恰是这般以具象的、可爱的形式,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人。它像一座桥梁,联结着老辈艺人的坚守与新一代的好奇,让科尔沁民俗文化,不再是书本里的记载,而是街头巷尾看得见、摸得着的鲜活传承。

锣鼓渐远,憨态犹存。这尊街头的大头娃娃,以质朴之姿定格了通辽秧歌节的温情底色。它让我们看见,民俗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展品,而是流淌在百姓生活里的欢喜,是元宵佳节里,最动人的烟火人间。

红绸飞舞的色彩盛宴、锣鼓震天的听觉狂欢、各族群众共赏同乐的情感共鸣,在丙午马年的元宵清晨,奏响了昂扬向上的奋进乐章。每一个昂扬的舞步,每一声激昂的鼓点,都是对新年的祝福,对美好生活的礼赞,更是通辽这座城市活力与魅力的生动彰显。

## 诗词中的元宵节

●王利娟

“火树银花触目红,揭天吹彻闹春风。”元宵节,历来是中国的传统大节,既有赏月、观灯、猜灯谜、吃元宵等众多民俗,又是男女青年相会的好时机。诗人们在这天挥毫泼墨,留下了或热闹、或温暖、或孤独的印记。

“锦里开芳宴,兰缸艳早年。缛彩遥分地,繁光远缀天。接汉疑星落,依楼似月悬。别有千金笑,来映九枝前。”卢照邻笔下的《十五夜观灯》,仿佛是唐代元宵节的现场实录。锦绣长街摆开了宴席,绚烂的灯火点亮了夜晚。放眼望去,漫天花灯犹如银河倾泻的灿烂星辰,头顶悬挂的灯笼,恍如一轮明月垂照楼头。天地交辉,流光溢彩,好一番璀璨景象!然而,若是只有灯火摇曳,未免显得寂寥。于是,诗人笔锋一转,让赏灯的少女们翩然入画。她们笑语盈盈,衣袂生风,明媚的笑脸与簇簇花灯相映,顷刻间,鲜活的生气漫溢开来,灯火因之温暖,夜色为之生动。

白居易在《正月十五日夜月》中记录了在杭州时不一样的元宵节。“岁暮人心乐,朝游复夜游。春风来海上,明月在江头。灯火家家市,笙歌处处楼。无妨思帝里,不合厌杭州。”诗人开头用一个“熟”字道出节日的真谛,五谷丰登,人们方能心安;一个“乐”字,为全诗定下了欢快的基调。心既安,情自畅,于是朝游复夜游,终日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。随后诗人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天地之间。春风自海上徐来,明月在江头静悬。“来”“在”,一动一静,既勾勒出开阔而安宁的自然景致,也给接下来的人间喧闹铺设了一幕辽阔而清朗的背景。诗人的视线终究落回人间街市。家家灯火连成暖光流淌的街市,处处楼台飘舞着宛转的笙歌。光影交织,声景相融,一幅太平岁首、人间共乐的画卷。诗人看着此情此景,纵然想念长安的繁华,也沉醉当下了!

然而,元宵的灯火中,不仅有欢聚,也有孤独。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。”欧阳修的《生查子·元夕》,用最朴素的对比道出了人间至情。去年元宵,佳人相伴,满城灯火皆是幸福的底色。而今同样的璀璨长街,同样的明月依旧,却只有“不见去年人”的失落。去年的约会有多浪漫、多欢乐,今年的自己,就有多孤单,多寂寥。元宵节也被不少人称为“中国情人节”,是男女青年相会赏灯的日子。词人巧妙地截取两年不同元宵场景进行对比,周围越是热闹,越衬托得“我”物是人非的孤独和失落。

辛弃疾的元宵节,则多了些哲学色彩。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,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(《青玉案·元夕》)词人在上阙极力渲染元宵节的绚烂和繁华,下阙却笔锋一转,这万众欢腾,都与他无关。他在熙攘的人潮中,苦苦寻找一个身影。可寻寻觅觅,终无所获。就在灰心之际,在他回首的瞬间,看到那人正立于角落残灯处。这一瞥,是惊喜,也是悲!一生报国无门的词人,辛苦寻觅的又何尝不是佳人,分明是孤独的自己,是遥远的故都,是他一直坚守的本心!正因如此,这句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也超越了爱情寓意,成为中国人精神追求的经典意象。

如今,当我们再次仰望元宵的这轮明月,穿行于火树银花的街市,这些千年的诗意,仿佛也正随着光明被点亮。